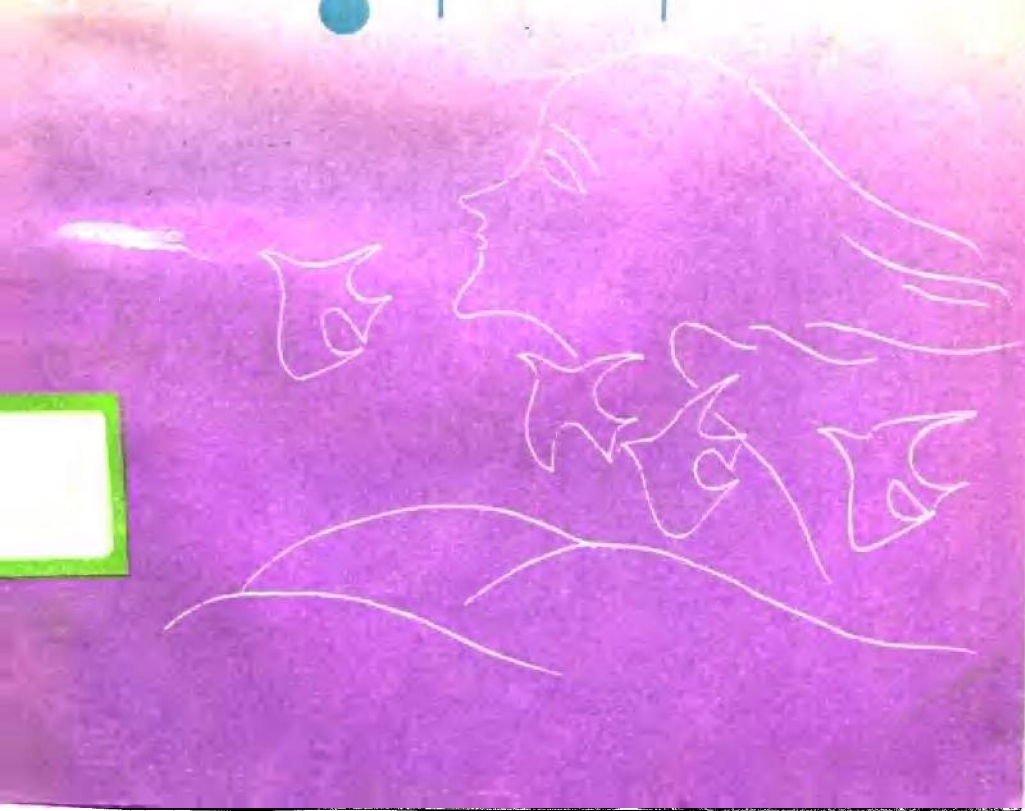


流水情长

刘彦林



流水情长

刘彦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63千字

1990年4月北京第1版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053-697-1/I·191

定价：6.15元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谁不能燃烧，就只有冒烟——这是定理。生活的烈火万岁！

奥斯特洛夫斯基

如果我曾经或多或少地激励了一些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曾经或多或少地扩展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因而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分欢乐，那我也就感到满足了。

爱迪生

目 次

上卷 清清延河水

第 一 章	新战友·····	(3)
第 二 章	我们的好狗娃·····	(18)
第 三 章	拉马尾巴的小兵·····	(32)
第 四 章	小铜娃娃的风波·····	(44)
第 五 章	雪夜脱险·····	(56)
第 六 章	司令员和特种兵·····	(67)
第 七 章	报仇去·····	(78)
第 八 章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93)

中卷 滔滔鸭绿江

第 九 章	十字路口·····	(111)
第 十 章	祖国在我的心中·····	(128)
第十一章	异国兄妹·····	(137)
第十二章	特殊任务·····	(156)
第十三章	血染金达莱·····	(170)
第十四章	命运无情·····	(185)
第十五章	灵魂的呼唤·····	(198)
第十六章	情深似海·····	(212)

下卷 滚滚滹沱河

第十七章	敬礼！和平鸽·····	(227)
第十八章	生活的位置·····	(241)
第十九章	新的目标·····	(255)
第二十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268)
第二十一章	严峻的年代·····	(282)
第二十二章	使命·····	(293)
第二十三章	稿纸上的泪痕·····	(306)
第二十四章	志气歌·····	(323)

上 卷

清清延河水

第一章 新 战 友

一

蓝格莹莹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红格丹丹的太阳，照耀着辽阔的关中平原，树木郁郁葱葱，庄稼绿绿油油，村庄城镇，星罗棋布。

一个农家的院子里，解放军某部文工队的几名队员，正在排练节目，有拉的，有唱的，敲锣打鼓很是热闹。

一个长得很俊秀的姑娘，在练唱《翻身道情》，她的嗓音圆润，声调优美，感情既真挚又热烈，地地道道的陕北风味，听来十分亲切动人。她叫兰桂梅，才十八岁，已是参军三年的“老革命”了。用板胡为她伴奏的，是一个胡子拉茬的男同志，他坐在板凳上，翘着二郎腿，随着按弦、拉弓的动作，摇头晃脑，全身都在使劲儿，他完全陶醉在自己所创造的音乐的意境中了。他叫牛纪平，是文工队组建时的“五大元老”之一。吹拉弹唱，灯光布置，台上当主演，街头巷尾写标语，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干，被誉为文工队的“万事通”。另外几个打鼓、拍镲、敲梆子和小铃的，也都全神贯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几个房东的小孩儿在一旁瞧热闹，指指划划的嘻笑着，看得挺开心哩。

“好消息！好消息！”

一个名叫马华的十六七岁的队员，一边喊着，从大门口跑进院来。

兰桂梅的《翻身道情》刚好唱完，牛纪平拉完最后一弓，不无

夸张地做了个终止的动作，这才从音乐的意境中返回到现实中。他望着跑进院子的马华，故意咂了咂嘴，又挤了挤眼，说：

“小马儿，有啥好消息？是不是中午会餐呀？”

马华皱了下鼻子，把嘴一撇，歪着头说：

“哼，还当‘爷爷’呢，光想着吃好的，干脆改名叫‘馋嘴老牛’吧。”

牛纪平用手摸摸下巴，乐哈哈地笑道：

“啊哈，你这个小马驹子，倒学会了猪八戒的本事，倒打一耙。”他接着又扮了个怪相，指着马华的鼻子尖，一板一眼地说：“你才是真正的馋一嘴一猪——”

几个队员都笑起来。

兰桂梅插上来问马华：

“快说正经的，什么事儿呀？”

马华欲言又止，故意卖关子，神秘地挤了下眼睛，下巴向上一翘：

“你们猜猜。”

兰桂梅真的转动眼珠猜起来。牛纪平和其他几个队员也都若有所思地动开了脑筋。

这马华本来就是个小炮仗，一点就着火儿，那里还能憋得住，见大家真猜起来，他自己已先沉不住气了：

“你们哪，别瞎费脑筋了，我量你们根本猜不着。还是听我报告吧：咱们冯队长从延安回来了。还带来一个小兵，才这么高儿。”他用手在自己的肩膀处比划了一下，“你们快去队部参观吧！”

“啊哈哈！好马驹儿，真格是好消息呀！”牛纪平话音未落，队员们已欢叫着，拥出大门，争先恐后地向队部驻地跑去。

此刻，队部屋里早已挤满了人。还有人不断挤进来，伸长脖子向里边张望。

年轻的队长冯瑞新，乐呵呵地和队员们打招呼。他的身旁站

着一个小兵，个子比冯瑞新的肩头还矮一截，尽管他穿的是小号军装，那上衣仍然拖到了膝盖处，只露出下半截小腿儿。手腕和脚腕处，卷起四个厚厚的布圈儿，才使那手脚得以露出来。再看那帽子，后脑勺处折起一道棱儿，用别针别着，不然，恐怕连眉毛带眼睛都得让帽子罩住呢。看那满脸的孩子气，至多过不了十二、三岁。面对着这么多亲切而陌生的面孔，他显得有些拘谨，但仍掩盖不住他那天真、新奇的神情。他听着队长指指点点地向他介绍屋里的人，小圆脸上那一双黑白分明地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显得稚气而可爱。

兰桂梅挤到前边来了。她一看新来的小兵这一身装束，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咯咯”地笑。笑完了，她才问：

“新战友，你几岁啦？”

“十三。”

“啧啧啧，才十三，就参军，真不简单呀！”兰桂梅咂着嘴儿赞叹着。又问：“你叫什么呀？”

“小吕。”那孩子含混不清地回答了一声，看样子还有点不好意思哩。

“什么！小驴儿……”

有人笑起来。

“我姓吕，双口吕，名字叫迎红，欢迎的迎，红军的红。”小兵一本正经地回答。

“噢，这下我可听明白了，叫吕迎红。哎，为什么一定是欢迎的迎，红军的红呢？”兰桂梅好像从他的名字中发现了什么奥妙，所以又加问了一句。

“我妈妈生下我时，正是红军长征到我们那里，乡亲们敲锣打鼓吹唢呐，欢迎红军。妈妈让爸爸给我起个名字，爸爸说就叫迎红吧。——这是我长大后妈妈给我说的。还说我当时哇哇叫，叫得可响啦，爸爸说，这小子高兴啦，撒欢哩。其实，我那时小

不点儿的，怎会懂事哩……”

他那带着孩子气的话，把大家逗乐了。

刚挤到前边来的马华，挤挤眼，皱皱鼻，正儿八经地说：

“我郑重地提醒诸位同胞，以后叫他小吕时可注意点儿，一溜了嘴，就变成‘小驴儿’啦……”

大家都笑起来。

吕迎红好象受到了感染，也咧嘴笑了，只是笑得不那么自然，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冯瑞新对吕迎红说：

“我正要给你找个主儿，就是她吧。”他指指兰桂梅，“她叫兰桂梅，兰花的兰，桂花的桂，梅花的梅，三种名贵的花儿都叫她占了。你以后衣服破了，扣儿掉了什么的，只管去找她吧。”

兰桂梅斜膘了吕迎红一眼，故作讨价还价地说：

“要是给我当小弟弟，我就管……”

“那好办，那好办！”冯瑞新大包大揽地满口应承。转脸催促吕迎红：“小吕，快，叫她姐姐。”

吕迎红看了兰桂梅一眼，有点儿不大好意思呢。

有人嘻笑着议论起来：

“哟，还是个小封建呢。”

“瞧那小脸蛋都变成红石榴啦……”

那兰桂梅故意把脸儿那么一板，双手往胸前一交叉，摆出了一副“老大姐”派头儿，专等着吕迎红当众叫她哩。

冯瑞新见吕迎红扑闪着眼儿不开口，便又催促他：

“认了吧，快叫呀！”

吕迎红嘴唇动了动，可是没叫出声来。他不是不愿叫，而是不知该怎么叫才好。叫姓“兰姐姐”，还是叫名“桂梅姐姐”，或是连姓带名一起叫“兰桂梅姐姐”？他心里拿不定主意。队长刚才说过，三种花都很名贵呀！这么琢磨了一会，他竟出人意外地叫了

一声：

“三花姐姐！”

人们先是一怔，接着便开心地大笑起来。

“三花？——好呀！”冯瑞新高兴地称赞道，“咱们迎红同志还真有点儿创造性哩。”

兰桂梅十分得意，她喜滋滋地拉住吕迎红的手，亲亲热热叫了一声：

“小吕弟弟！”

那马华“噗嗤”一声笑开了。

兰桂梅瞪了他一眼：

“你笑什么？”

马华伸了伸舌头，又缩了下脖子，怪声怪气地说：

“我刚才就提醒过，别叫溜了嘴儿，可你……嗨嗨，还是溜了，小驴儿的姐姐那还不成了……”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兰桂梅一把抓住马华，将他的胳膊反扭在背后，照脊梁上捶了几拳。马华赶紧认罪求饶，连说“不敢了！不敢了！”兰桂梅这才放开了他，还示威般的在他面前挥了挥拳头。马华伸出舌头，一缩脑袋，躲在了人背后。

人们的笑声刚落，从后边传来两声“咯！咯！”的咳嗽声，那老气横秋的音调儿显然是有意装出来的。接着，就见牛纪平学着老人样子，双手分开人群，同时说着：“借光！借光！”来到前边，先笑嘻嘻地向冯瑞新打了个招呼。然后，来到吕迎红面前，手指头点着自己的鼻子尖，用学来的关中腔说：

“娃呀，你看你该叫我个啥？”说完，又用手在下巴上磨蹭。

吕迎红见他满脸胡子，很是惊讶！怎么文工队还有这么老的兵呀？他扑闪着眼，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兰桂梅忍着笑，怂恿他说：

“你瞧他满脸胡子拉茬的，还不够当个老爷爷？就叫他爷爷

吧。”

吕迎红还真听三花姐姐的话，童声童气地叫了一声：

“老爷爷！”

“啊哈哈！好娃！好娃！”牛纪平摸摸吕迎红的头，“你这一声叫得（唱）‘我老汉心里乐开了花呀’……”

满屋人哄堂大笑。

牛纪平摇头晃脑地唱完尾音，转脸对冯瑞新说：

“哎，我说队长，你就让我把我这个小孙孙领走吧？”

吕迎红看看队长，又看看“老爷爷”，略显疑惑地扑闪着眼。

冯瑞新稍一思索，便很痛快地答应道：

“行。满足你的要求。”转脸对吕迎红说：“他叫牛纪平，今后就是你的班长。”

牛纪平乐呵呵地拉住吕迎红的手，亲昵地说：

“好娃，晚上咱爷儿俩钻一个被窝儿……”

“哈哈哈哈……”屋里又响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

有人打趣道：

“牛班长，恭喜你有福气，白拣了个孙子……”

“嘿嘿，嘿嘿，托队长的福，多谢大家的美意……”

马华忽然又闪出来，挤眉弄眼地说：

“班长，咱们班可真是‘六畜兴旺’呀，牛、马、猪（朱）、羊（杨）、猴（侯），如今又添了个小驴儿，……啊呀，我也叫溜了嘴啦……”

二

牛纪平领着吕迎红回到班里。他那弯着的腰直了起来，又用手在脸上那么一抹，好象去掉了“假面具”似的，一反刚才老气横秋的样子，先是“哈哈”一笑，接着，正正经经地对他的新战士说：

“吕迎红同志，刚才就算咱俩演了一场爷孙戏吧。现在要说

真的了。从现在起，我是你的班长，你是我领导下的一名战士。明白吗？”

吕迎红闪闪眼，好象一时还没转过弯儿来，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牛纪平扳着面孔，继续训话：

“我是班长，你是战士，班长有权指挥战士，战士要听从班长指挥。明白吗？”

吕迎红认真地点了点头。

班长对这位很听话的新战士挺满意，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

“对，就应该是这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个歌会唱吗？”

吕迎红点了点头，并说：

“在路上冯队长教我的。”

“很好。以后要好好听我的话。”牛纪平忽然眨了眨眼，故意问：

“迎红，你猜猜看，我有多大年纪？”他说着又用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尖，脸上带着狡黠的笑意。

吕迎红望着他那满脸胡茬子，想到刚才三花姐姐让叫他老爷爷。既然爷爷都能当，那年纪还能不大吗？于是，他慢慢地把小手掌伸了出来。

牛纪平大为惊讶，嘴巴一张，眉毛跳上了额头：

“五十？！——啊哈哈！这么说，你可真能当我的小孙孙了。”说完，大笑不止。

这时，同班另一个叫侯敏的队员，悄悄扯了下吕迎红的衣服，对着他的耳边小声道：

“牛班长和冯队长同岁，才二十七岁。”

吕迎红一听，一拉脸，舌头探出老长。他迷惘地扑闪着眼皮，不解地指了指自己的下巴。

侯敏一见他这般模样，忍不住捂着嘴笑了。随即告诉他：

“牛班长常演老大爷，留下胡子，化装时就方便多了。这叫工作需要，明白吗？”这最后一句话是学着刚才牛纪平对吕迎红说话的口气说出来的，学得蛮象呢。

吕迎红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骨碌一滚，懂了，禁不住嘴巴一咧，天真地笑了。

牛纪平笑够了。他又拉下脸来教育他这个新兵了，语气挺严肃的：

“吕迎红同志，穿上军装，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不能再象老百姓那样随随便便，一切行动都要象个战士的样子。你学过队列动作没有？”

吕迎红略一想：

“是出操吗？学过。”

“学过？好。”牛纪平说着站起来，“到院子里走走看。”

两人来到院里。牛纪平俨然是一位教练，发着口令：

“立正！向右——转！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吕迎红随着口令，绕着院子转圈儿走。

“一，二，一！……抬起头来，两眼平视……一，二，一！……把胸脯挺起来……对，就是这样，手臂再抬高点……行，保持这个姿势……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

兰桂梅拿着一套新军装，从大门口走进来，站住了，笑嘻嘻地看正在出操的吕迎红。

那吕迎红越走越来越来劲儿，不知不觉中姿势早走了样儿，手臂甩得象扭秧歌似的，脚步抬得老高，再加上那身不合身的军装，样子很可笑。

兰桂梅咬住嘴唇在笑。

侯敏也站在屋门口捂着嘴笑。

牛纪平仍在起劲地喊着口令：

“一，二，一！……一，二，一！……”

兰桂梅忍不住插了嘴：

“牛班长……”

牛纪平转过脸，见是兰桂梅，向她挤了挤眼，又继续喊他的口令。

吕迎红见三花姐姐在看他走，更来了劲儿，连肩膀带脑袋都大摇大摆起来。

侯敏笑弯了腰，干脆蹲在门口了。

兰桂梅见吕迎红走得满脸汗水，有点不忍心了，便又开了口：

“牛班长，你让小吕休息一会儿吧。我还等着给他改衣服呢。”

牛纪平这才发出了停止口令：

“立定！解散！”

兰桂梅立即走过来，掏出手绢给吕迎红擦了擦汗。然后一起进了屋。

牛纪平对兰桂梅说：

“你给他改衣服吧。我去各班找找，看有没有小点的鞋。”又转脸对侯敏吩咐道：

“小猴子，交给你个任务：给小吕找吃饭的家伙，到炊事班看看，先借一套，以后领来了再还他们。”

侯敏说了一声“得令”一溜烟跑了。

牛纪平也随即走出去了。

兰桂梅把带来的新军装放在炕上，摊开摆着。然后，找来一条背包带，当软尺用。她给吕迎红先量上衣身长、袖长，在衣服上比了比，用粉笔作上记号。再去量下身。量完后，她就用剪刀把多余的部分剪掉。然后，从兜里掏出针线包，穿针引线地缝起

来。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的动作既自如，又很细心，显得挺老练呢。

牛纪平兴冲冲地拿着一双新鞋进来了。

“这是最小的了。迎红，来，穿穿看合适不？”

吕迎红走过去，牛纪平弯下腰把鞋给他穿上。吕迎红试着走了几步，鞋太大，走起来呱哒、呱哒响。牛纪平又弯下腰，将鞋紧往前靠靠，后跟处空出一个大口子，他用三个指头并排着插进去还松松有余。他苦笑着向兰桂梅努努嘴，又看看吕迎红，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兰桂梅放下正缝的衣服，走过来仔细看了看吕迎红穿的鞋，挺有经验地说：

“好办。你把多出的鞋底和鞋帮剪掉，我给重新绗好。就象我这鞋一样，穿起来蛮好的。”

“嘻，我原想省点劲，尽量找双现成的凑合着穿。不行呀，他的脚丫子太小，只好按你的办法动大手术了。”他脱下吕迎红穿的鞋，在刚才插进手指的地方，用粉笔划了个半圆记号。他看看鞋底，摇了摇头说：

“剪刀不行。我得到老乡家借斧头往下剁。”说完提着鞋出去了。

兰桂梅重新拿起衣服，一边继续缝着，一边和吕迎红说话。

“小吕，你家在延安什么地方？”

吕迎红摇摇头，说：

“我家不在延安，在绥德。”

“绥德？”兰桂梅不由得停住穿针，望着吕迎红。

“是呀。你知道绥德吗？”吕迎红天真地瞪大眼睛问，

兰桂梅笑了。她老家在黄河边上的宋家川，离绥德很近，哪能不知道呢。但她没有说自己的家在哪，只是说：

“知道呀，离延安有几百里路呢，那你怎么跑到延安去上学